

## 第四章 1957 年至今中国武侠小说泰译

文学的审美价值是通过感性化的途径而达到超越纯感官享受的精神性愉快。也就是说，文学的审美价值首先满足的是人们感官满足于感性愉快的。之后才会向净化了的精神性愉快升华。而通俗文学的审美价值更多的停留在文学审美价值的最初级阶段，即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的需要。也就是说通俗文学是具有较强的消遣娱乐性。也正是这种较强的娱乐性，使通俗文学贴近我们的生活，迎合了大众的口味，为其赢得了更多的读者。从而也使其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

### 第一节 中国武侠小说泰译概述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武侠小说泰译的起始时间问题。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武侠小说泰译是从 1957（佛历 2500 年）年开始的。但是严格的说，这一时间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泰译的起始时间，而不能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起始时间。

众所周知，泰国曼谷一世王时，中国文学开始被译介到泰国。那时候译介的文学作品都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主。而在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些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算作武侠小说的范畴的。例如《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榜》、《包龙图公案》等等。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开了武侠小说的先河。正如叶洪生在《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中讲的：

然终宋之世，毕竟没有真正章回体的「平话」武侠小说出现；这要等到元、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相继问世，方始

树立白话武侠典型。姑不论其作者属谁，此书兼具「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三种小说性质；再加上「讲史」，一炉共治，九转丹成，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1]

除了《水浒传》之外，《封神演义》中的很多情节对后代剑侠小说的发展也起到了先导作用。泰译本的《水浒传》和《封神演义》泰译本很受泰国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这也为中国武侠小说的泰译奠定了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武侠小说的泰译是伴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泰译开始的。也就是说，在泰国作家学者开始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无形中，也翻译了中国武侠小说。如果把《水浒传》一类的小说从古典文学中拿出来，划归到武侠小说的类别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翻译《水浒传》的时间看作是中国武侠小说开始泰译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将翻译武侠小说的起始时间前推到 1867 年。因为《水浒传》是 1867 年由曼谷王朝四世王下令翻译的。由此看来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流行的热潮的影响下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武侠小说的泰译是中国古典文学泰译的一种延续。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泰国的很多报纸已经开始译载中国武侠小说了。特别是以《国柱日报》最有代表性。《国柱日报》开设专门的版面用来连载中国武侠小说。如《红莲寺》、《沈碧霞》、《梁红玉》等。特别是《国柱日报》连载的《沈碧霞》，在内容上明显带有中国武侠小说的味道。

至于《沈碧霞》故事，虽然内容与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中国小说相差不多，但其情节比当时的同类型小说较新奇，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中的主角在打斗时所用的武术与其他故事的主角所用者不同，因其他的中国小说多用法术符咒，而此书的主角所用的打斗方式，课程艺术与内功及武功了。如女主角的掷筷子武功（女主角的父亲也有同样武功）已到可穿墙锻铁的地步。而书中的居光兴还用涎沫作为武器。这与金庸所著的《射雕英雄传》中的何泰松及其子已是相近了。

[1] 叶洪生.中国武侠小说史论. <http://www.rxgl.net/html/c17/2007-06/931p2.html>

此部故事还谈到武功的武馆所在，如“昆仑山派”，其重要武功即是器官换位功夫，武师可把器官随心所欲移至某一部位，这是昆仑派一门特有内功，正在后期的武侠小说泰译中也有所发现。[1]

林牧先生翻译的这篇文章中还谈到：

《沈碧霞》的刊登于国柱日报，也可说是武侠小说最先被翻译及改写介绍给泰国读者也说不定，因为在此之前，“拳术内功小说”或“武侠小说”还没有谁知道。因此泰国译自中文的武侠小说可能开始于二四七五年（一九三二年）也说不定。[2]

除了报纸登载武侠小说之外，在上世纪 30 年代上海拍摄的《关东大侠》、《女镖师》、《火烧红莲寺》等武侠打斗片，在泰京和各府县的电影院一再放映更激起了一股争读中国武侠小说的热潮。在泰国的华侨、华人中间辗转传阅的中文版的武侠小说的种类则更多，传入的时间也更早。

这次热潮持续不久就逐渐的衰落了。因为这次热潮的兴起，是受中国古典文学热潮影响的。到这一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潮已经开始逐渐衰落。具体情况在第二章已有论述，不再赘述。中国古典文学热潮的衰退也影响到了此时武侠小说的热潮。

武侠小说的泰译也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到了 1957 年泰国出现了第二次“武侠小说的热潮”。这次热潮是以新派武侠小说的翻译为代表的。而且这次“热潮”持续的时间更为长久，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初。这是第一次热潮无法相提并论的。

1957 年泰国翻译家针隆·披纳卡翻译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取名《玉龙》。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派武侠小说泰译的序幕。此书 1958 年首次在曼谷出版发行，该书一问世，初版很快就卖完，并多次再版。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作品。

[1] 林牧译. 威奈·戌柿作. 从昔日至今——谈中国文学在泰国[N]. 新中原报, 一九九三年元月四日第 30 版  
[2] 林牧译. 威奈·戌柿作. 从昔日至今——谈中国文学在泰国[N]. 新中原报, 一九九三年元月四日第 30 版

所以说新派武侠小说一出现，便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持久赢得了泰国读者的青睐。在《射雕英雄传》被翻译成泰文之后，金庸的《神雕侠侣》（《玉龙第二部》）、《倚天屠龙记》（《玉龙第三、四部》）、《天龙八部》（玉龙第五部）<sup>[1]</sup>、《侠客行》（《金龙》）、《夺魂旗》等泰译本中国武侠小说相继问世，一时间席卷了整个泰国文坛。

除了金庸的作品被译成泰文外，其他港台武侠小说作家的品也被翻译成了泰文。其中比较受泰国翻译家青睐的主要有梁羽生、古龙、卧龙生、陈青云、温瑞安、柳残阳、黄易等等。而且由于市场需求广大，所以在针隆·披纳卡之后，泰国又涌现出了一批武侠小说的翻译家。主要有索·洛顺通、奥·巴蒂鹏、奥·纳曼仑和努·诺帕勒等。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奥·纳曼仑和努·诺帕勒脱颖而出，一举成为泰国最著名的武侠小说翻译家。

奥·纳曼仑认为针隆·披纳卡翻译的作品，在风格上有些欠缺，不太成熟，于是他便动手翻译了卧龙生的《玉钗盟》（泰文版名为《复仇剑》），此书一出，也在泰国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在销售这本书的书店门前，购书的读者如云，这可谓门庭若市。更甚者，此书曾在一天之内出版两次。由此可见读者的喜爱非同一般。此后奥·纳曼仑改换了职位，做起了职业的武侠小说翻译家。他一共翻译了二百余部中国武侠小说作品。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古龙的作品。诸如：《多情剑客无情剑》（泰文版名为《小李飞刀》）、《绝代双骄》（泰文版名为《小鱼儿》）。除此之外，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译作主要有：高庸的《感天录》、黄鹰的《沈胜衣系列》、曹若冰的《千佛手》等。

努·诺帕勒最初以奥·阿披隆为笔名翻译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译作。这部小说的泰文名称为《杀手刺客》，原著名称不详，是由班叻散出版社出版的<sup>[2]</sup>（P. 11）。从此努·诺帕勒开始走进了武侠小说翻译领域。在 1966 年努·诺帕勒跳槽到彭基出版社之后，开始于其弟弟合作，并改用“努·诺帕勒”这个笔名。从一开始翻译武侠小说到现在，努·诺帕勒一共翻译了 300 余部武侠小说。除

[1] 占隆·披那卡版《玉龙》第一部到第五部的一系列典作品，分别由原著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的前一部分（张翠山与殷素素的故事）、《倚天屠龙记》的后一部分（张无忌的故事）以及《天龙八部》编译而成。其实《天龙八部》跟《射雕》三部曲无关，但因《玉龙》的名声，占隆·披那卡就把《天龙八部》收集一起。主要参考王苗芳. 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的影响[D]. 浙江大学, 2009. 5.

[2] 主要参考王苗芳. 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的影响[D]. 浙江大学, 2009. 5.

了金庸的全部作品之外，还翻译了陈青云的《丑剑客》（泰文为《狠心剑》）；古龙的《陆小凤系列》、《萧十一郎》、《欢乐英雄》、《流星·蝴蝶·剑》；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泰文为《白发魔女》）；卧龙生的《金凤剪》（泰文为《金剪大侠》）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本有金庸的《笑傲江湖》（泰文为《勇猛英雄》后改为《笑傲江湖剑》），此外，还有黄易的《寻秦记》和《大唐双龙传》（泰文为《双龙雄霸天下》）。

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泰国的报刊杂志也收到了影响。于是很多报纸杂志不在刊登严肃的和涉及政治内容的文学作品。转而增加了娱乐的内容。于是报纸杂志上翻译转载的武侠小说的数量开始剧增。如泰国的报纸《每日新闻》就曾刊载了由古龙创意，黄鹰执笔，奥·纳曼仑翻译的《吸血蛾》（泰文为《恐怖蝴蝶》），《泰叻日报》也转载了努·诺帕勒翻译的古龙的《圆月弯刀》（泰文为《飞腾大鹰》）。此外《泰叻日报》还刊载了努·诺帕勒的其他翻译作品。诸如：努·诺帕勒翻译的古龙的《剑花、烟雨、江南》（泰文为《血战武林》）、《大地飞鹰》（泰文为《沙漠之战》后改为《沙漠飞鹰》）、《陆小凤传奇系列》（泰文为《向天飞凤》），还有金庸的《鹿鼎记》（泰文为《韦小宝》）等等。

进入八十年代，在泰国畅销盛行 30 年之久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始降温。在小说市场上逐渐失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这主要是因为以前翻译出版的名家的武侠小说多次重印，这些武侠小说泰国读者早已熟稔在胸，因此没有了新鲜感，产生了审美上的疲劳感。而且后来出现了很多冒古龙之名出版的伪作，所以读者有种受欺骗的感觉。另外这一时期，影视作品迅速发展对纸质文学产生了冲击。再有比较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古龙已作古，金庸又封笔不再创作。所以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出现了衰落。

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但是他的作品在泰国读者中也只是引起一时的轰动而已，根本无力扭转衰退的大趋势。温瑞安的作品在 1983 年首次出现了泰译本。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成泰文。这些被翻译成泰文的作品主要有：1983 年的神州奇侠系列：1) 外传·血河车—《幽冥血河车》（《กระป๋องยุทธจักร》），2) 正传·神州奇侠—《神州奇侠》（《นักสู้คะนองศึก》）、《剑气长江》

(《พลังกระบี่แย่งซีเกียง》)、《两广豪杰》(《ผู้เหยี่ยมหาญสองมณฑล》)、《江山如画》(《แผ่นดินนี้ใค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英雄好汉》(《วีรชนพิชิตชัย》)、《闯荡江湖》(《บุกบันท่องยุทธจักร》)、《神州无敌》(《นักสู้ผู้เกรียงไกร》)、《寂寞高手》(《จอมยุทธ์อันเดี่ยวดาย》)、《天下有雪》(《หิมะสมคลุมหล้า》); 1985 年的四大名捕系列:《骷髅画》(《รอยสักกะโหลก》)、布衣神相系列:《刀疤记》(《พยากรณ์ประกาศต ตอน บันทึกรอยดาบ》); 1986 年的《逆水寒》(《ฝ่าความตาย》); 1987 年的《杀人者唐斩》(《อสูรเพชรฆาต》) 等。

[1] (P. 14)

虽然温瑞安的武侠作品在武侠小说退落之际, 为武侠小说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在武侠世界激起了涟漪。但是依然没能够挽救武侠小说的颓势。各门各派的武侠作家也都各尽所能, 不断将新的要素注入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 并采用新的创作技巧。所有的这些努力, 都是想为武侠小说打开另一片新的天空。然而成功者无几。直到香港作家黄易的出现, 才在武侠世界中打开了另外一片天空, 在读者中激起了浪花。

2000 年, 暹罗国际出版社购买了黄易小说的版权。之后在 7-ELEVEN 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蔡绪峰的介绍下, 由努·诺帕勒把黄易的《寻秦记》译成泰文, 泰文版书名定为《穿时空寻秦王》。该书先开了泰国武侠小说翻译史新的一页。这部小说是泰国第一次购买武侠小说的版权。在这之前的泰译本武侠小说都没有获得版权, 大多都是翻译家自己根据爱好擅自翻译的。而且由于普通话的普及和影响的扩大, 这次翻译《寻秦记》, 译者改变了以前用潮州音翻译人名和地名的译法, 在此书中全部采用标准普通话的译音。诸如“项少龙”按照以前的潮州音应该翻译为“Hang Xiao Leng”, 这次改成了“Xiang Shao long”。[2] (P. 17) 除了《寻秦记》以外, 黄易的其他小说如《大唐双龙传》、《边荒传说》、《翻云覆雨》、《云梦城之谜》等也被翻译成了泰文, 同样受到泰国读者的欢迎。

在 2002 年以后暹罗国际出版社开始大量购买著名作家武侠小说的版权。所

[1] 主要参考陈妙兰. 武侠小说在泰国传播[D].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 2009.

[2] 主要参考陈妙兰. 武侠小说在泰国传播[D].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 2009.

以近年来在市面上能见到的泰译本武侠小说几乎全是由努·诺帕勒翻译的。因为他是暹罗国际出版社的主译人员。从此努·诺帕勒便独占了泰国武侠翻译界，他翻译的作品至今已被无数次再版。是泰译本中国小说中最畅销的。

最近两年大陆的武侠小说也逐渐的被翻译到泰国来了。首先是 2008 年大陆作家龙人的《灭秦》和《霸汉》。龙人的作品在风格和创作理念上都不同于以往的作家，他的作品的泰译给泰国读者开创了一个新的视界，也是泰国读者欣赏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随着网络的发达，很多读者在看了很多武侠小说之后，心里也会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于是很多泰国武侠小说迷便开始尝试着在网上发表自己仿写的中国武侠小说。这也无意中为泰国文坛创造出了另外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即泰国武侠小说。在这些仿写的武侠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李桥黄的《文字下的剑影》、兰翎的《龙君天下》和嬉笑邬的《虎啸枪》、《地狱刀》、《灭太阳》等等。

总之，中国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是伴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被翻译成泰文的。但是那个时候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武侠小说”这一个名词或者文学类型。所以那时候的武侠并不为人知晓。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政治的影响，以及在古典文学泰译热潮的影响下，无形中在泰国读者中间掀起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热潮。直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新派武侠小说被译介到泰国后，泰国人民才真正的认识了武侠小说，也又一次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武侠小说的热潮。从此武侠小说作品深入到家家户户，提起“功夫”，泰国人则无一不津津乐道；不少人如痴如醉，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武侠世界”。由于港台拍摄的功夫武打片如潮似的涌现在泰国银幕荧屏，加之改编武侠小说漫画也纷纷涌现。使一些原来已被冷落的武侠小说在放映同一题材的影视片后又东山再起，重新恢复生机，形成回头热潮。而且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武侠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第二节 中国武侠小说泰译盛行的原因

泰国第二次“武侠”武侠热，实际上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的热潮。在泰国 1991 年 12 月 22 日的《新中原周报》第四版上层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金庸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的文章。文章指出了金庸武侠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文章指出：

金庸小说的一大突破，却是采用内功。以前的武侠小说和古典小说如《封神榜》、《三国》、《水浒》等均有法术。法术的最大弊端，就是可以制造“偶然性”。“偶然性”是下乘的技巧。当无法处理人物之间的矛盾就截之时，用偶然的法术来一了百了。这是不负责任的小说家。但金庸利用“内功修为”代替了法术，令人耳目一新。内功也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但绝没有“偶然性”。如果金庸先生仍然利用法术，而未能如此精妙采用“内力”之秘，就不可能成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1]

由于金庸的小说采用了“内功”这一新的创作技巧，从而打破了读者头脑中原来对武侠小说的审美定式，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从而使读者建立起来了一种新的审美视界。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金庸武侠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

饶芑子教授也曾指出：

正是“新派武侠小说”在“内力修为”的基础上，穿插了各种生动精彩、紧张奇特、诡秘谐趣的内容和情节，把读者带进了一片诡谲恣纵的想象天地，所以这类小说总是像磁石吸铁般地吸引着大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

[2] (P. 117)

除此外，社会环境和政治传统对泰国人民的审美选择和文学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中国武侠小说热，特别是 1957 年以来的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热的发展情况来看，正是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才出现的。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泰国

[1] 引自金庸小说的一大突破[N].曼谷：新中原周报，1991 年 12 月 22 日第四版。

[2] 饶芑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经历了沙立发动军事政变实行强权独裁统治，在文化上也没有言论自由。政治环境很压抑，文化事业也受到压制。最终爆发了 1973 年 10 月 14 日的示威游行。后来在 1976 年军人有发动政变，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到了八九十年代泰国才逐渐的完善了民主，紧张的形势也才慢慢舒缓。

所以纵观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这三十多年，泰国的政治状况是独裁专制多于自由民主，镇压多于和平。多以由于这种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审美趣味和文化选择并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改变的，而这种文化选择和审美趣味直接导致了人们在审美心理上趋向于带有消费娱乐文化色彩的通俗文学。而武侠小说就是这种通俗文学的一员，所以当武侠小说的泰译本已出现就赢得了人们的欢迎。而且由于武侠小说在内容上的虚构性和娱乐性，对政治并不构成什么影响，所以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官方的限制，甚至还得到官方的公开支持。所以武侠小说泰译才得以出现这样繁盛的局面。

栾文华教授在《泰国文学史》中也指出：

1958 年沙立政变，文坛上只剩下了通俗文学一家。这是文学发展的一种人为的畸形。[1] (P. 292)

再有从武侠小说的内容上来讲，武侠小说的情节发展是环环相扣的，在行文中作者会设置很多的悬念。这些悬念就是接受美学所讲的“文本空白”。作者设置的这些悬念会引起读者的想象，诱发或激起读者创造的欲望，从而填补作品中的空白。这样就会吸引读者继续阅读下去，因为读者想要知道这种悬念的最后结果与自己的想象是否一致。而武侠小说中的这种悬念又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武侠小说会读读这产生一种吸引力，会让读者感觉到阅读越精彩越过瘾的感觉。因为无形当中读者就已经参与到了武侠小说的再创造当中，与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是作者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互动。这就是很多人都爱读武侠小说的原因。

新派武侠小说在创作上独创一格，构思奇妙，峰回路转，使读者读后仿佛跟着小说的主角进入一个武林世界，紧张和关键处且能激起共鸣，所以这些小说最

[1] 栾文华. 泰国文学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能够吸引读者。而且武侠小说一般都是运用广阔的思维空间，通过各种技巧，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和激荡人心的故事情节，不论是杀富济贫的英雄，还是快意恩仇的江湖好汉，都能给人以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人们可以从武侠小说的世界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快感，得到情绪的发泄。

而且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繁重、单调、机械、重复的劳动使人们变为机器，身心畸形化，生活压力过于繁重，所以人们在工作之余要排解这种压力，阅读武侠小说是最好的选择。就如精神分析学所讲的，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有时能宣泄自己的压抑的欲望，调节自己内心存在的某种并不明显意识到的冲突。而通俗文学的所具有的这种娱乐功能就正好为读者宣泄自己内心的感情提供了一种平台。因为武侠小说的“享乐价值”能够是主体长生心理和精神上的快感。

由于中泰两国地缘非常接近，又处于同一语言文化系统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在泰国就有一定的根基。我们通过梳理中泰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国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在同一文化区域内的两国人民在思维方式、审美标准、文学选择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接受心理上和文化传统上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即泰国人和中国人在欣赏习惯上有共性，即喜欢故事性强的作品。所以人们喜欢追求情节曲折，有环境、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人物性格刻画栩栩如生的文学作品，而武侠小说在这方面要远胜于比其他文学作品。武侠小说中所宣扬的正统思想、爱民如子的思想、人的气节和人与人之间的义气以及忠奸分明、知恩必报等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与泰国人的道德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也易于为泰国人所接受。而且中国武侠小说保留了很多中国小说的韵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这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很符合过去泰国读者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的习惯。裴思兰在其硕士论文《鲁迅和金庸在泰国的接受之比较》中也指出：

泰国人欣赏金庸的作品，是因为他的小说中经常宣扬诚实、孝顺、忠诚、受恩报恩以及为国为民的英雄主义，这些与泰国人的思维模式相似，从而使泰国人很容易产生认同感。[1] (P. 20)

[1] 裴思兰鲁迅和金庸在泰国的接受之比较[D]. 青岛大学. 2004.

王朔先生也曾在他的《我看金庸》中提到：

金庸的作品属于东南亚通俗文化圈，迎合以港台为中心，包括新马泰一代的华人资产阶级的趣味。[2] (P. 21)

佛教在泰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整个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泰国社会道德观念和思维模式和接受心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不了解泰国佛教，就不能深入的了解泰国人民的精神思想和接受心理。佛教宣扬的思想已经是泰国宗教思想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泰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并成为泰民族心理的积淀，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兴趣也沿着这样的路数被培养起来。这种思想无形当中也影响到了泰国的文学创作和阅读选择。从而也对泰国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武侠小说在这方面也迎合了泰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期待视野。因为武侠小说中渗透着的若干人生哲理，劝人劝世的教言。在客观上也符合了泰国国教—佛教劝人行善积德的宗教心里。奥·纳曼仑等泰国翻译家们也承认她们喜欢翻译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人生哲理，值得阅读和翻译。

我们都知道通俗文学一直是泰国文学的主流。古代文学如此，近代文学也是如此，到了现代文学依然没有挣脱出这一发展轨迹，这主要是由于文学传统和历史条件两个方面决定的。在泰国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娱乐消遣功能的通俗文学起了重要作用，再夹杂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以及接受心理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惯性，所以当武侠小说一出现之后就符合了泰国读者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视野。从而形成一股翻译和阅读的热潮。

随着技术的进步，音像技术的发展，很多武侠小说被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武侠小说的热潮。特别是这些影片和连续剧的热播，又反过来促使人们寻找原著来看，所以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成为泰国出版译本武侠小说的高峰期。

[2] 裴思兰鲁迅和金庸在泰国的接受之比较[D]. 青岛大学. 2004.

武侠小说的流行还主要在于泰国的翻译者在翻译武侠小说的技巧方面。也就是说翻译家在翻译武侠小说是采用的翻译手法和语言，都比较符合泰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特别是语言，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一般所采用的是专门的翻译武侠小说的语言。例如泰国著名的翻译家 针隆·披纳卡是模仿“三国文体”的语言翻译武侠小说的，所以他翻译的武侠小说总带有历史演义小说的味道。奥·纳曼仑则以一位泰国著名作家雅可的语言风格为基准，并结合自己的风格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进而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武侠文体”。正是这些颇具特色的翻译手法和语言，也使泰国读者更能明白作品的内涵，从而也更喜欢阅读这些译作。也正是在这种广大的阅读需求，以及翻译热潮的影响下，泰国翻译家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不得不超负荷的工作，与时间赛跑来进行翻译，所以也难免在翻译当中出现一些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但这些都不影响阅读质量，可以说是无伤大雅。先简单的抄录几条以兹参考。

比如：欺人太甚，有人翻译为“ขี้เห่งผู้คนมากไปแลก”

我要领教一下名门的高招，有人翻译为“เราจะรับทราบกระบวนท่าสูงของค่ายสำนักใหญ่เอง”

有种把我放下，有人翻译为“หากมีกำลังขวัญก็ปล่อยเราลงมา”

他妈的，有人翻译为“มารดาเจ้าเออะ”

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有人翻译为“ใครกล้าแตะต้องเขาขุมขนหนึ่ง”

他才抵达店前，突然一条白绸从店子里指出来，响起一个妇女的声音。被翻译成เธอเพิ่งบรรลู่ถึงหน้าร้าน พลันปรากฏผ้าขาวผืนหนึ่งโยนออกจากในร้าน สุ่มเสียงสตรีเสียงหนึ่งดังว่า[1] (P. 166)

这些译文并非让人不解其意，而是有些翻译的太直接，并不是纯正的泰语。这有可能是因为有些翻译家为了追求翻译数量，或者是因为需求量太大，来不及仔细想，来不及对语言进行加工和润色。例如由于武侠小说的需求量大，翻译工

[1] 以上例句主要参考威奈·彭思卞. 中泰文化艺术研究[M]. 泰国艺术大学, 1989.

作时间紧迫，沃·纳孟龙运用口译方式然后进行录音，再将录音带交到出版社整理出版。所以才会在翻译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除此之外，武侠精神中的公平和道义是人们所渴望的。现代社会，竞争残酷，压力巨大，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为了名，为了利，不少人不计手段，违反原则，昧着良心甚至泯灭人性，使得这个世界看起来是无比的颠倒和黑暗。有人坑蒙拐骗而大富大贵，有人溜须拍马而平步青云，有人强抢横夺，有人背信弃义，有人见死不救，有人落井下石……现实的不公和无义，让人们只能在虚拟的武侠世界中寻找公平和道义。武侠小说中的身怀绝世武功惩恶除奸的神奇世界，倒成了美丽的乌托邦，读者藉之化身为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刁难，让精神实行阿 Q 一番，从中得充份的慰藉。所以道德价值的评判，公正与道义，有担当有责任，是侠之所以为侠的最低，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也是武侠题材大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曾说：

武侠小说之所以流行，是有许多社会因素，其中一个都市生活紧张。城市的高楼大厦好像森林一样，人们向往广阔的天地，在现实里找不到，但是在武侠小说里面，他可能见到了西北草原的奇景；有些真诚的友谊，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也可以在武侠小说中找到；有些人向往纯洁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也可能在武侠小说中找到，诸如此类。[1] (P.355)

而且绝大多数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是以消遣娱乐，以追求精神的放松和心理的快感为阅读目的的。这些读者在本论文中我们称之为娱乐型读者。其实这种娱乐型读者群也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低级文化圈的读者群。这样一个文化圈中的读者群，一般来说文学阅读的要求较低。他们并不追求作品有较高的思想情操境界，也不期待从作品中获得某些对生活的真知和人生的启示，更不善辨识艺术上的良莠优劣、粗细文野，而满足于从某些紧张曲折的情节或带有新奇和刺激性的描写之中获得某种纯消遣性的快乐，消遣是这些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而武

[1] 费勇, 钟晓毅. 梁羽生传奇[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

侠小说的读者群，就是这类以消遣阅读为主的低级文化圈的读者群。这类读者既包括贫民百姓，也包括官僚贵族。所以读者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这么庞大的读者数量造就了庞大的阅读需求，这样就推动了武侠小说泰译热潮的兴起。换句话说，是这类消遣性读者及他们的阅读需求推动了武侠小说泰译热潮的出现。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俗话讲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说，当人们不用为物质生活担忧和奔忙时，人们才会将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精神生活上来。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泰国的经济复苏并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泰国经济迅猛发展，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温饱已经不成问题，在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人们开始追求生活的品质。同时，也有条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了。所以当人们衣食无忧之后，便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精神生活上，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也就开始不断扩大，所以这就需要有更多的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出现。而文学便属于上层建筑层面的精神产品。所以文学创作和翻译便开始蓬勃发展。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人们工作效率是成正比的。所以经济快速发展，也是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不断地加快，人们整天处于一种紧张高压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继续寻找一种途径来排解压力。而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武侠小说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所以当中国武侠小说被翻译成泰文，就正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从而得到人们喜爱和欢迎。反过来，也推动了武侠小说翻译的增多，并最终引发了翻译和阅读的热潮。

总之，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翻译和阅读热潮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的。这一热潮持续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各种娱乐产品和设施的出现，对武侠小说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电影和电视剧等视觉娱乐产品对纸质武侠小说的冲击更是致命性的。但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影视产品虽然对武侠小说有冲击，同时也带动了影视武侠作品的翻译，而且还出现了一股翻译和欣赏的热潮。这也说明泰国读者对武侠小说还是情有独钟，所以中国的武侠小说和中国文化还会在泰国继续被传承和发扬下去。

### 第三节 中国武侠小说泰译的影响

武侠小说作为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其泰译过程中就有翻译文学的普遍特征，也有属于其自身的独特的翻译特征。泰国的王苗芳曾总结过武侠小说的翻译特点。武侠小说在翻译过程中，有五种独特的特点：1) 两国实物情景的差异；2) 两国文化、习惯的差异；3) 省略、浓缩了原著的内容；4) 增加、扩大了原著的内容；5) 特殊翻译专有名词；6) 区分回目的调整。除此之外，武侠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 2000 年以前，武侠小说中所有的人名、地名、武功名和各个门派的名称多用潮州方言翻译，2000 年以后，特别是从黄易的《寻秦记》泰译以后，人名、地名、武功和门派名多用汉语普通话的译音来翻译。

也正是武侠小说泰译存在着这样特点，才使武侠小说在泰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首先武侠小说泰译热潮的出现推动了泰国图书出版和销售业的兴旺繁荣。“新派武侠小说”在太过问世以来，对泰国广大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曼谷一些书店的租书业务也很繁忙。而且促使出现了专门以租书为业的书店。每天晚上，出租书店挤满了武侠小说的读者，有些人租书以后便在书店里看完，也有的租书带回家里看。读者读这些武侠小说时的神态，犹如自己也进入了武林世界，闯入了江湖纷争一般。不仅仅是租书业务出现火爆的局面，泰国各大书店的图书销售，特别是武侠小说的销售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本泰译本武侠小说出版后，出售该书的书店门庭若市，第一版的印量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出版社需要印刷出版第二版，甚至第三版。泰国的很多出版社都是因为出版发行武侠小说而兴旺发展起来的。如曼谷奔集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เพลินจิตต์）、班纳堪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บรรณาคาร）、科技创造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วิชาการ）、芭潘萨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ประพันธ์สาสน์）、布拉帕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บูรพาพัฒน์）和马迪春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มติชน）等等。泰国曼谷最大的出售中文图书的书店—南美书店也经常摆出多种中文版的武侠小说，供在泰国的懂中文的人士选购。正如 1985 年 4 月 9 日泰国《民

意报》的报道：“武侠小说成了书店里、书摊上必不可少的读物，武大题材充斥文坛和影视界。”

其次武侠小说泰译热潮的兴起对泰国的杂志报纸等传媒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从武侠小说在泰国掀起热潮之后，从事报纸杂志工作的一些记者、作家也受到了武侠小说的影响。他们在写评论或专栏时，经常会用武侠小说里面人物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或者是以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安置当时的政治家，更有甚者是一次来讽喻当时的政治或社会生活。

泰国著名的报人颂猜·古俊颂巴曾经就用周伯通作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除了周伯通的笔名之外，他还曾用过“炸臣”和“ZOOM”的笔名。在七十年代，由于独裁政府实行专制统治，禁止百姓谈论政治，也禁止报纸杂志刊登有关当时政治状况的言论。《泰叻日报》上一个名叫“ZOOM”的人，在“莫论国事”的政治环境下，首先在报纸上推出了武侠小说连载。连载后，报纸的发行量从 40 万份上升到 60 万份。而且他也从那时起，将自己的笔名“ZOOM”改为了“周伯通”，此后他写评论时，经常从武侠小说里面找出一个相适合的名字，安在他要评论的政治家头上。而且他写作风格也多模仿武侠小说的文风。如他曾写了一个叫做“暹罗武林”的政治专栏。在专栏中他以武侠小说的风格写了一个讽喻政治的故事，他把泰国（旧称暹罗）政治界比作一个江湖。在这一“江湖”中，有一名为“秉廷素”的人是天下第一剑客。主要写这个“秉廷素”与其他武林豪杰一起大闹暹罗的事情。当时的著名武侠小说翻译家努·诺帕勒也经常帮助颂猜·古俊颂巴为这些政治家们起一些武林豪杰的外号。但是自秉·廷素拉农下台之后，这个故事也就停顿下来。

此外在其他报纸或者网络上也有这种以武侠小说风格来写政治新闻的情况。如在泰国 2008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的《民意周报》上曾登载了泰国作家散拉雅·巴查差的文章《“粒寻欢”揭露与“奥佛队”有密切的关系，我不是“木偶”》。文章中说：“‘ลี้คิมฮวง’ แห่ง ‘ฤทธิมิดสั้น’ มักหมกมุ่นก้มหน้าก้มตาและเพ่งสมาธิกับการแกะสลักตุ๊กตาไม้อาวูธประจำกายคือ ‘มิดปิ่น’ ไม่เคยพลาดเป้า แต่นายแพทย์สุรพงษ์ สืบวงศ์ดี ผู้ดำรงวิถิแห่ง ‘ลี้คิมฮวง’ กับมีสถนะผู้ถูก ‘มิด’ เป็นชนกบฏห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 เป็น ‘รัฐมนตรี

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 สมัยแรก”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李寻欢经常埋头于刻木偶，他的武器就是这把刻木偶的‘小刀’，而且是百发百中。而按照李寻欢的生存模式—苏拉鹏·斯沃里医生，从一开始任第一届‘财政部部长’时，他就被认为有错在先了”。

在这个报道中，记者把政治家苏拉鹏·斯沃里（昵称为“粒”）跟李寻欢相比，并给他起名“粒寻欢”。实际上，苏拉鹏·斯沃里本身也很喜欢读武侠小说，他对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有一次记者在采访他时，他曾经说自己就是李寻欢，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状况和李寻欢一样，是个孤独的流浪者，没有门派等。于是，大家都把他叫为“粒寻欢”。

在沙玛当总理的时候，由于他主持了一个关于烹饪的电视节目，这是违反宪法的。所以他必须上法庭被审判。这也影响到了政府各个部门领导人位置的变换。于是有人就在网上写了如下的一个模仿武侠小说风格的政治评论。

ประตู่เป็บ้านตั้ง (ตึกหมื่นม้า) เปิดผางออก ม้าศึกจำนวนหนึ่งวิ่งควบตะเบ็งออกมาทันที ท่ามกลางเสียงร่ำกลอง เสียงเกือกม้าดังกุกกับก้องกังวานไปไกล ท่ามกลางผีเท้าม้าที่วิ่งเบียดกันจนฝุ่นตลบ (ฮา) เพราะนี่คือ ฤดูโยกย้ายนั่นเอง (ฮา ฮา ฮา) ท่ามกลางข่าวลือว่า ไผรายชื่อของเป็บ้านตั้ง (ตึกหมื่นม้า) ยังไม่คลอด ไปถึงมือท่านสามชาวมัก เพราะมีมือดีตั้ง เกมส์อาศัยหวังเวลาแห่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ความตาย ในวันสองวันนี้ที่เรื่องราวความต่างๆ กำหนดไว้ ให้มาในช่วงเวลานี้พอดีเป๊ะ (ฮา) ทั้งมือดี ทั้งมือที่มองไม่เห็นจึงรอคอยเวลาให้ท่านสามชาวมักผลอ เพื่อเปลี่ยนไฟทันที (ฮา) ม้าตัวไหนจะเข้าวิน จึงต้องจับตาตุจจนกระทั่งวินที่สุดท้าย แต่ความจริง ก็เป็นดังข่าวที่เล่าลือกันมาช้านานในยุทธจักร นั่นคือผีเท้าผีมือม้าไม่สำคัญ สำคัญว่าเป็น " ม้า " คอกไหนใคร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คอกม้าต่างหาก (ฮา) เจ้าของคอกม้าที่ยิ่งใหญ่ที่สุดในยุทธจักรมาช้านาน มันคือ ตงฟานปู้ปาย[1]

[1] <http://www.bloggang.com/viewdiary.php?id=vikings&month=08-2008&date=20&group=33&gblog=2>

这段话的意思是：“万马山庄门大开，一批马随即跑了出来。几匹马正在赛跑，鼓点声、和马蹄声传向远方，身后扬起一路尘埃。因为这是一个“季节变换”时刻。据传万马山庄的名单还没送到三沙玛手里，因为有一些游戏高手控制着这场游戏的生死，他们暗中安排要将三沙玛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这些高手和看不见的手都在等待着时机，等待着抓三沙玛的疏漏，以便能够重新洗牌。最后究竟哪匹马能够达到目标，这要到最后一刻才能知道。但实际上，在江湖上有一个传了很久的谣传，那就是马的“手艺脚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是哪匹马的主人，江湖中最大的马的主人就是东方不败。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传统的新闻媒体中，或者现代的网络上，常常出现这种以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来讽喻政治家的文章。这也说明了泰国的杂志报纸等传媒业以及新兴的网络传媒都确实受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影响。

武侠小说对泰语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武侠小说中的很多专业术语、成语或熟语经过泰译之后，被泰国人所广泛接受，并且经常在生活中使用。这些武侠小说中的术语、成语或熟语，对泰国人来讲，已经变成了本民族的语言，成了泰语中的词汇。所以泰国人在使用中也并不感觉到陌生，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些语言是泰语本身中固有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是通过武侠小说泰译传入到泰国，并于台与融合的。这样的词语有很多，诸如 กำลังภายใน (gam lang pai nai 内功) 这个词原来在泰语中是没有的，直到中国武侠小说被译成泰语之后，翻译家就把“新派武侠”小说译成了 กำลังภายใน (gam lang pai nai)，以为“新派武侠”是以内功为特色的。从此这个词也就被泰国人所熟知。除了这个词之外，还有如 ยอดฝีมือ (高手)、ยุทธจักร (江湖或武林)、ศิษย์พี่ใหญ่ (师哥/师姐) 等等。除了这样的武侠小说中的专业术语外，还有一些熟语，也被泰国人所接受，融合发展成了泰语熟语。诸如：ไม่เห็นโลงศพมิหลั่งน้ำตา (不见棺材不落泪) ไม่รู้จักฟ้าสูงแผ่นดินต่ำ (不知天高地厚) เหนือฟ้ามีฟ้า เหนือคนมีคน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มีสุขร่วมเสพ มีภัยร่วมต้าน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บุญคุณต้องทดแทน ความแค้นต้องชำระ (有恩报恩有仇

报仇) วิญญูชนล้างแค้นสิบปียังไม่สาย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ยีนไม่เปลี่ยนชื่อ นั่งไม่เปลี่ยนแห่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ไม่มีงานเลี้ยงใดไม่เลิกธา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อยู่ที่ฟ้า 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อยู่ที่คน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等等, 这些熟语已经在泰国被普遍使用, 或者说泰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使用这些熟语。由于这些语言借用背后, 是两国相似的文化基础, 所以当人们开口说出这些从中国武侠小说中泰译来的熟语时, 听者会立刻明白所要表达的内在含义, 这也表明这些熟语在泰国已经深入人心。

武侠小说中的人名也深入泰国人民心中, 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中国武侠小说在泰国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泰国影响比较大“新派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泰文译为《玉龙》, 现如今在泰国, 只要提起《玉龙》中的男主角郭靖和女主角黄蓉, 无人不竖起大拇指。而且在泰国称技艺高超的泰拳师傅为“泰国的郭靖”, 称有本事的女强人为“黄蓉”。除此之外, 还有用“周伯通”或“老顽童”来称呼童心未泯的老人; 用“令狐冲”来指称追求自由、个性解放、不贪图名利的人。还有把“伪君子”类的人成为“岳不群”, 把利用别人来实现自己目的的人称为“任我行”; 把正直高尚的政治家成为“方证大师”等等。这些被泰国人熟知的人名, 被用在现实生活中, 指称身边的某个人或某一类人的现象, 也说明了武侠小说对泰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和广泛。

武侠小说对泰国广告的影响。[1]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的广告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太过很多产品或食品的广告都带有武侠风格, 这也增加了广告的乐趣和观赏性。例如泰国正大集团名下的“Chester”烤鸡快餐店, 在电视上做的广告就明显受到武侠的影响。广告的内容讲的是关于烤鸡的“秘籍”的故事。主角被敌人追杀, 为了能够逃出敌人的魔杖, 主角夹着他的小孩子跳到了一个密道里。主角从怀里掏出了烤鸡的秘籍, 送给孩子, 并嘱咐孩子要好好的学习秘籍。20年之后, 这个小孩子学成了秘籍中的技术, 成为了烤鸡高手, 于是开了一家叫做“Chester”的烤鸡店。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广告, 都运用了武侠的创意。如泰国“上标油”产品的广告。泰国泰华农民银行的一个名叫《boxer》

[1] 此部分的一些事例主要参考陈妙兰. 武侠小说在泰国流传[D].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 2009.

的宣传广告中，虽然以泰拳为主要表现内容，但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运用了中国武侠的风格。还有一个关于Lays牌炸土豆片的广告，内容就是用内功抢吃新味道炸土豆片的故事。这些都说明了武侠小说对泰国广告创意、表现手法和风格的影响。

中国武侠小说泰译对泰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玛一世时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问世后，受到了泰国人们的欢迎和喜爱。由于泰译本《三国》翻译的语言极具特色，力求简洁精练，多用比喻和多义词，对话不用引号等特点，在叙事方面，行文简洁明快，结构紧凑等特色，符合了泰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从而发展成了“三国文体”。为泰国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泰国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中作用。而最初，针隆·披纳卡在翻译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引起阅读兴趣，就采用了模仿“三国文体”的翻译手法。由于针隆·披纳卡泰国翻译武侠小说的第一人，没有现成的样式可供参照，所以这种采用“三国文体”翻译手法翻译的武侠小说存在这诸多的缺陷和不如人意之处。

后起者奥·纳曼仑也注意到了针隆·披纳卡翻译的武侠小说的缺陷，诸如语言不够简洁精练，结构也不够紧凑，行文拖泥带水，缺乏感染力等。他认为，武侠小说的翻译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应该有所区别。武侠小说译作的语言更应该简洁有力、生动活泼；行文也应该紧凑流畅。所以奥·纳曼仑在翻译武侠小说时，便要求有所突破和创新。于是他便以泰国著名作家雅可的语言风格为标准，结合自己的翻译特点和风格，创造出了另一种新的具有独特特色的翻译武侠小说的语言风格。进而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新文体，即“武侠文体”。

泰国新产生的这种“武侠文体”的主要特征是：在翻译时，译文的句子结构与汉语原文的句子结构相同，而且言简意赅，行文结构也比较紧凑。又是原文中的某些语句都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而并不注重其中所包含的内在的深层含义。这样的翻译方法不但不会影响原文的意思，而且可以使泰国读者更容易读懂，从而也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泰国“武侠文体”的产生，与中国武侠小说泰译是分不开的，没有中国武侠小说的泰译，也就不会有泰国“武侠文体”这一新式的文学体裁在泰国文坛上出

现。而这一“武侠文体”的出现，又推动了泰国本地武侠小说的诞生发展。

“通过翻译，一国文学在另一国文学中得到了新生，使它的文学生命在另一国得到了延续；对于接受国来说，翻译文学使本国文学在原有的文学生命中增生了新的血液和成分”。[1] (P. 171) 所以中国武侠小说泰译也对泰国武侠小说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当中国古典文学在泰国出现热潮之后，很多泰国作家开始模仿创作中国历史故事。同样在中国武侠小说在泰国掀起热潮之后，一些热爱武侠小说的小说迷们，也开始跃跃欲试，想在创作武侠小说方面一显身手。而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也给这些想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一显身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据观察发现，泰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群体主要以年轻人为主，特别是以 80 后或 90 后为主。他们对网络科技也比较熟悉和了解，所以这些人模仿创作的武侠小说，也会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表，而这些泰国武侠小说创作者，将自己的小说通过网络发表之后，在心理上会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和自豪感，特别是当看到有人阅读其创作的武侠小说并发表评论后，这种满足感、幸福感和自豪感会更加强烈，从而更激起了其创作武侠小说的欲望。于是在网络上发表的武侠小说也越来越多。随着网络武侠小说影响的不断增大，后来也获得了一些出版社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在网络上发表的武侠小说作品，也有机会出版纸质单行本了，于是泰国的武侠小说就这样诞生了。

在泰国比较著名的武侠小说的网站主要有：潘提网 ([www.pantip.com](http://www.pantip.com))、好孩子网 ([www.dek-d.com](http://www.dek-d.com))、TSWriter 网 ([www.tswriter.com](http://www.tswriter.com))、jj 书网 ([www.jj-book.com/BLboard](http://www.jj-book.com/BLboard))、波图利网 (<http://www.buatulip.org/>) 等等。

这几年泰国武侠小说迅猛发展，在网络上发表的武侠小说有数千部之多。泰国写武侠小说比较著名的作家有：李小风，代表作品是《千字真经传奇》；兰翎，代表作品是《龙君天下》；李桥黄，代表作品《文字下的剑影》；甘基拉，代表作品是《布衣天子之雄霸天下》；卧猫，其代表作是《神秘武器谱传奇》；婷叶，代表作品《四大神器》；蓝玉，代表作是《降魔神剑》；德文民，代表作品是《圣剑之情》，此外还有嬉笑娃、珀·文雅玉、马素鸥·玛萨里柔等等。

[1] 孙景尧. 简明比较文学[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年.

泰国武侠小说虽然数量庞大，但还都处于模仿创作的阶段。很多故事情节很明显是模仿中国武侠小说的情节，现就简单的对比一下。

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忽见谢逊挺胸吸气，张开大口，似乎纵声长啸，两人虽听不见声音，但不约而同地身子一震，只见天鹰教、巨鲸帮、海沙派、神拳门各人一个个张口结舌，脸现错愕之色；跟着脸色显得痛苦难当，宛似全身在遭受苦刑；又过片刻，一个个先后倒地，不住扭曲滚动。昆仑派高蒋二人闻声大惊，当即盘膝闭目而坐，运内功和啸声相抗。二人额头上黄豆般的汗珠滚滚而下，脸上肌肉不住抽动，两人几次三番想伸手去按住耳朵，但伸到离耳数寸之处，终于又放了下来。突然见高、蒋二人同时急跃而起，飞高丈许，直挺挺的摔将下来，便再也不动了。谢逊闭口停啸，打个手势，令张、殷二人取出耳中布片，说道：“这些人经我一啸，尽数晕去，性命是可以保住的，但醒过来后神经错乱，成了疯子，再也想不起、说不出以往之事。张五侠，你的吩咐我做到了，王盘山岛上这一干人的性命，我都饶了。

（《倚天屠龙记》第 6 回，第 177—178 页）

在泰国的武侠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有可能是作者读过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之后，模仿创作的。如李小风的《千字真经传奇》中就有很相似的情节：

จากเรือนรับรองอากาศันตุกะ บังเกิดเสียงร้องอย่างเจ็บปวดของผู้คนจำนวนมากดังก้องไม่หยุด นั้นเป็นเสียงของเหล่าศิษย์ซึ่งมีพลังฝีมือไม่กล้าแข็งของห้าสำนักใหญ่ พลังฝีมือพวกมันไหนเลยต้านทานพลังสิงหนาทคำรามของปิงเพียวเซาะได้ สำหรับเหล่ามือดีของง่อไบ้ ฮั่วซัว คุณลุ่น ตลอดจนสองเซียนเทิดฟ้าแห่งบู๊ตึ้ง สามมหาสมณะแห่งเสียวลิ้ม แม้สามารถต้านรับกระแสเสียงนี้ได้ไม่ยากเย็น ทว่าทั้งหมดล้วนตกอยู่ในสภาพเดียวกัน นั่นคือทุกคนยามนี้ทำได้เพียงเร่งโคจรปรมาณต่อต้านกระแสเสียงเท่านั้น เรื่องจะได้กลับเป็นไป

ไม่ได้โดยเด็ดขาด เนื่องจากเปิงเพียวเซาะซิงลงมือโดยไม่มีใครคาดคิด ใช้พลังลมปราณส่งกระแสเสียงด้วยวิชาสิงหนาทคำราม จู่โจมโหมกระหน่ำใส่คนของทั้งห้าสำนักด้วยคลื่นเสียงเปี่ยมลมปราณ พลังอันหนักหน่วงรุนแรงกระแทกกระทั้นของคลื่นเสียงนี้ สุดท้ายชาวยุทธทั่วไประดับได้ชั้นเบาซีพจรทั่วร่างจะปั่นป่วน เลือดลมพลุ่งพล่าน ต้องโคจรปรับลมปราณหลายชั่วยาม ชั้นรุนแรงขึ้นอาจ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ในต้องพักฟื้นหลายวัน ชั้นหนักสุดอาจถึงกับหมดสติ ควบคุมลมปราณในร่างไม่ได้ ลมปราณย้อนกลับพิการหรือเสียชีวิตทันที [1] (P. 77)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客房里不停地传来许多人的痛苦的叫喊声，那是五大门派中武功不够强的弟子的声音。单凭他们那点功夫怎能抵挡得住方飘雪“狮子吼”的威力？只有峨眉派、华山派、昆仑派当中的高手，以及武当的托天二仙、少林的三大长老才能够抵挡得住此吼声。但他们也只能凭借内力以抵挡“狮子吼”，根本就无还手之力。因为方飘雪趁人不备，运行内力使出了“狮子吼”，此吼声威力非同一般，常人难以抵挡。听到此吼声的人，轻则脉相混乱，血气喷张，需要几个时辰的调息才能恢复正常。重则心脏损伤，需休修养好几日方能康复。更重者，则失去知觉，内功失控，走火入魔，甚者导致残废或当场丧命”。

从以上两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段文字都是在描写“狮子吼”，而且情节基本相似。所以我们可以推想出，《千字真经传奇》的作者一定看过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并且受到了《倚天屠龙记》的影响，所以才在作品中有“狮子吼”这一武功，以及这样相似的情节描写。

这种相似的情节并非仅此一处，在《签字真经传奇》这部书中，很多情节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具有相似性。

例如金庸的《神雕侠侣》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1] 王苗芳. 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的影响[D]. 浙江大学, 2009. 5. 原文见李小风. 《千字真经传奇》第三册, 第 47 页.

二十八宿大阵暗伏五行生克之理。南路一灯大师的红旗军抢向中央，郭靖的黄旗军奔西，周伯通的全真教白旗军冲向北方，黄蓉率领下的黑旗军丐帮弟子兵趋东，黄药师的青旗军转向南路。这五行大转，是谓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宋兵虽只四万人，但阵法精妙，领头的均是武林好手，而宋兵人人对郭靖夫妇感恩，决意舍命救其爱女，是以蒙古军虽人数多了一倍，竟自抵档不住。激战良久，黄药师纵声长啸，青旗军退向中央，黄旗军回攻北方，黑旗军迂回南下，红旗军疾趋而西，白旗军东向猛攻。这阵法又是一变，五行逆转，是谓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神雕侠侣》第 39 回，第 1378 页)

而在《千字真经传奇》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ตั้งพุ้ยงได้ยั้งตั้งนั้น รีบสั่งการเสียงเฉียบขาด หน่วยห้าธาตุรับคำสั่ง ธาตุดินปักหลัก  
อยู่กลางป้องกันเวรอนรับรอง ธาตุโลหะเร่งรุดหน้าปะทะผู้บุกรุก ธาตุไม้ล้อมด้านหลังยึดสะ  
พานควบคุมทางหนี ธาตุน้ำเป็นปีกซ้าย ธาตุไฟโอบเป็นปีกขวา……ตั้งพุ้ยงยิ้มเล็กน้อย  
กล่าวว่า เรื่องเล็กน้อยไหนเลยกล้ารบกวน พลันนางสั่งการเสียงก้องกังวาน ห้าธาตุเคลื่อน  
ไหว ไม้เกื้อหนุนไฟ โลหะเกื้อหนุนน้ำ ดินประชิดไฟ ไฟพิชิตโลหะ ไม้พิชิตดิน ไม้ประชิด  
น้ำ [1] (P. 79)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丁芙蓉听到后，立刻下令：“五行部听令，土部在中央保护客房，金部向前进攻敌人，木部绕到后面桥上阻住敌人的退路，水部为左翼，火部为右翼”……丁芙蓉微微一笑道：“此等小事，岂敢劳烦大驾”。说完继续下令，“五行变换，木生火，金生水，土近火，火克金，木克土，木近水”。

[1] 王苗芳. 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的影响[D]. 浙江大学, 2009. 5. 原文见李小风. 《千字真经传奇》第三册, 第 121-122 页.

这段关于五行阵的描写，与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关于二十八宿大阵的描写也颇为相近。从这里也能看出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上仅仅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泰国李小风的《千字真经传奇》为例。这并不是说泰国其他武侠小说作品未收到中国武侠小说影响，而恰恰相反，其他泰国武侠小说也同样受到了影响。诸如《布衣天子之雄霸天下》、《四大神器》、《圣剑之情》等等都受到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的影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的学者认为：“不同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影响首先表现为事实上的联系。一个作家接受或者给予另一民族文学(或该民族的某一作品)的影响，常常可以找到事实上的证明。如果一个作家根本没有读过另一外国作家的书，或者根本不了解该作家，也没有通过间接的途径与该作家发生某种关系，要说这位作家接受了外来的影响，那是不可想象的。”。以上所列举的泰国模仿创作的武侠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虽然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但是泰国模仿创作武侠小说是吸收中国武侠小说的“营养”的表现，通过这种“吸收消化”最终将中国武侠小说中的“营养”转化为泰国武侠小说自身的“营养”，从而推动泰国武侠小说不断进步，不断自我完善，最终摆脱模仿创作，进入独立创作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模仿创作也促进了泰国文学的向前发展。

总之，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文学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标准，接受视界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或者消失，反而是以多种多样的传播途径来加强和扩大着这种影响，希望随着中国武侠小说泰译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中国武侠小说泰译这一文学活动的不断发展，泰国的武侠小说作家也能够不断地从中吸收营养，从而最终能够走上自己独立创作的阶段，从而推动泰国文学走向新的繁荣。